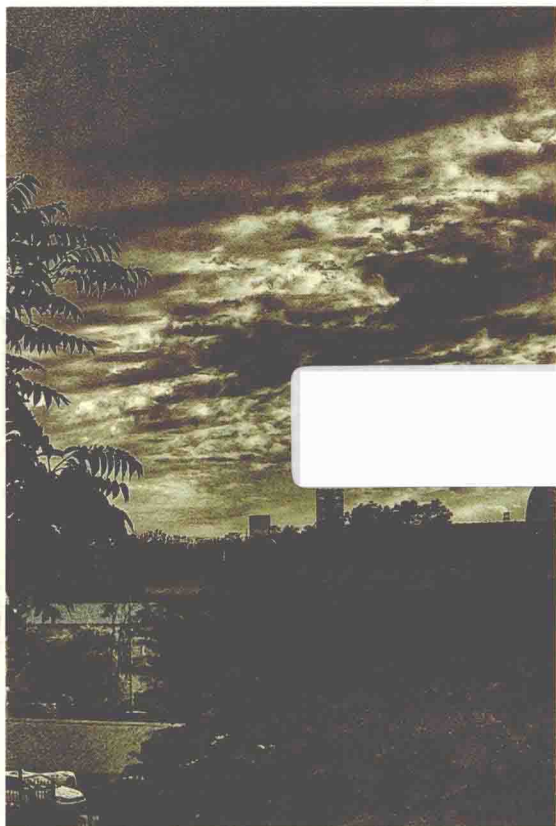


晋军新方阵

◎ 闫文盛 著

+

在危崖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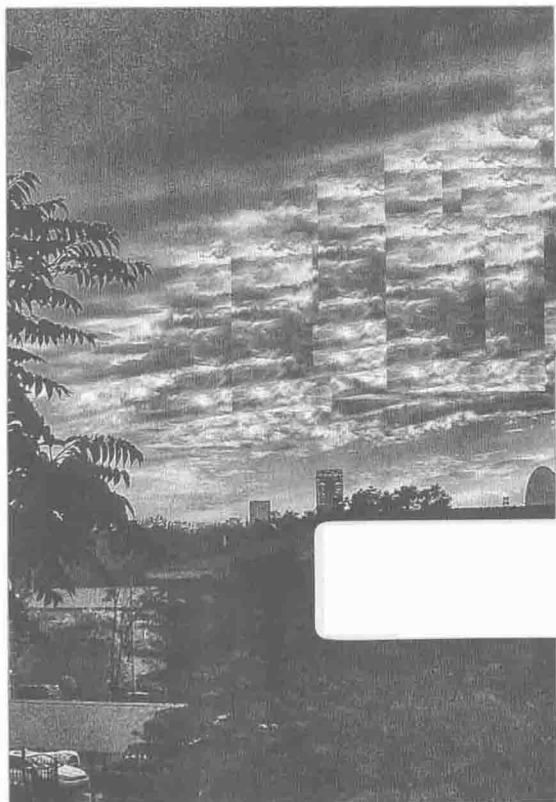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晋出版社

晋军新方阵

◎ 闫文盛 著

在危崖上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 三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危崖上 / 闫文盛著. --太原: 三晋出版社,
2014.11
ISBN 978-7-5457-0961-2

I. ①在… II. ①闫… III. ①长篇小说—小说集—中
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60060号

在危崖上

著 者: 闫文盛

责任编辑: 冯 岩

责任印制: 李佳音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三晋出版社(原山西古籍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21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4922268(发行中心)

0351-4956036(综合办)

0351-4922203(印制部)

E-mail: sj@sxpmg.com

网 址: <http://sjs.sxpmg.com>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承 印 者: 山西臣功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890mm×1240mm 1/32

印 张: 10.75

字 数: 200千字

版 次: 2014年11月 第1版

印 次: 2014年11月 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7-0961-2

定 价: 24.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晋军新方阵》编纂委员会

编委会主任 张明旺 杜学文

编委会成员 杨占平 罗向东 张锐锋

赵建平 梁跃进 潞 潞

编委会办公室成员 张卫平 孔令箭

山西新锐作家创作实力的新展示

——序《晋军新方阵丛书》

张明旺

在地域文学的意义上，山西一向被视为“文学大省”。其中的标志性文学现象，一是“十七年”期间赵树理与马烽、西戎、李束为、孙谦、胡正这一批“山药蛋派”作家在农村题材创作上所取得的突出成就，二是1980年代更具现代意识的“晋军崛起”一代作家的出现。但正所谓“江山代有才人出”，伴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进入新世纪之后，我们却不难发现，真正以其创作实绩活跃于当代山西文坛者，实际上已经是一批大抵出生于1970年代左右或者1980年代以后的新锐作家。虽然他们各自文学创作的思想艺术风格不一，目前创作成就的高低也不够整齐，但能够有三位作家先后斩获鲁迅文学奖，能够有不少作品频繁不断在全国各大文学期刊发表或选载，都充分说明，这批晋军新锐作家正在全国文坛产生着日益扩大的影响力。假若将他们放置

在全国文坛的坐标系中加以考察,我们就不难发现,除了浙江、江苏、山东、河南等少数省市之外,如同山西这样一下子出现这么一个创作潜力巨大且已产生了不小影响力的青年作家群体,其实是相当少见的一种文学现象,无论如何都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我们之所以要尽心竭力地组织出版这样一辑《晋军新方阵丛书》,一方面固然是要尽可能全面地展示这些新锐作家的创作实力,另一方面,也是在以组织化的手段坚定有力地助推新锐作家在现有基础上向更高的思想艺术高峰攀登。无可置疑的一点是,入选的王保忠、孙频、杨遥、闫文盛、手指、小岸、张乐朋、杨凤喜、陈克海、李心丽这十位新锐作家,皆一时之选,他们近年来所取得创作实绩可谓有目共睹。当然需要说明的是,这一辑十册《晋军新方阵丛书》的集中推出,仅仅是省作协助推计划的第一步,入选者是清一色的小说家。今后,我们不仅会陆续推出第二辑、第三辑,而且还将把关注视野由小说而渐次扩展到其他文学文体。

尽管说这批晋军新锐作家年龄尚且相对年轻,思想艺术也仍然处在成长的过程之中,但在实际上已经不算短的写作历程中,事实上他们已经形成了若干较为引人注目的思想艺术特点。

首先,是对正处于急剧变化中的现实生活的热切关注与深度思考。应该看到,以文学的形式关注表现变动不居日新月异的现实生活,乃是山西文学界自打赵树理和“山药蛋派”以来传承日久的优秀艺术传统。令

人倍感欣喜的一点是，已然经历过西方现代主义思潮洗礼的山西新锐作家，不仅没有背弃山西文学中的现实主义传统，反而还在实际的写作过程中有所发扬光大。王保忠近年来专心致志于乡村世相的观察与描写。他的中篇小说《万家白事》，题名可以让我们联想到当年陈源斌的那部后来被张艺谋改编为《秋菊打官司》的《万家诉讼》。福生因为矿难而不幸去世，本来应该引发一种发自内心的亲情悲伤，没想到的是，面对着那一点赔偿费，一家人居然陷入到了疯狂“内战”的状态之中。人性在威权资本时代的被极度扭曲于此可见一斑。小岸的《车祸》借助于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所真正呈现着的，实际上也同样是亲情人性在强硬的金钱面前的一败涂地。从这种一败涂地出发，小岸对于当下时代的社会伦理进行着可谓是格外沉潜的思考。孙频的《月煞》，书写表现的是三代女性的悲剧命运。只有在母亲自杀之后，生活与命运的真相方才以抽丝剥茧的方式在不知情的女儿面前渐次打开。小说的一大成功处，在于对强悍无比的外婆形象的塑造。惟其如此，批评家何向阳才会认为，“小说中的外婆形象，是我近年来读到的小说中最难忘的，她的哀哀无告一下子变作了一往无前，当她坐在欠债人门口六天六夜，当她啃着冷馒头铁下了心，当她用火炉子上的热水浇下自己的面目时，我的心为之震颤。这个人物让我想起鲁迅《铸剑》中的那个黑衣人，她要举起闸门，让孙女出去。1983年出生的女作家能如此从容地写出一个既有深度又有个性的

人物，令人感叹”。陈克海《搭台唱戏》的价值，突出地体现在对于中国社会现实复杂丰富现状的有力揭示上。通过民营实业家王拥军的发迹及败落史的细致描摹，陈克海对于当下时代原始资本的积累，对于经济、权力与文化以及人性、欲望之间的复杂缠绕关系都有着足称透辟的尖锐审视。

其次，虽然我们一直强调山西有着深厚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但也须得承认，这批新锐作家所置身于其中的，毕竟已经是新世纪之初的中国。一种现代主义影响的存在，对于这批经受过现代主义洗礼的新锐作家来说，其实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也正因此，以一种形式上大胆的实验探索而尖锐切入到当下时代人们一种普遍的精神困境之中，也就顺理成章地构成了晋军新锐作家的一个突出特点。杨遥的《在圆明园做渔夫》书写表现着一个被现实生活严重戕害的底层青年，被迫在那个著名的圆明园里如同野人一般地与世隔绝地孤独生存达数月之久。其中，一种存在主义层面上强烈荒诞意味的存在，就是显而易见的事情。手指的一系列中短篇小说习惯于通过“我们”这样一种复数第一人称叙事方式的合理征用，而对于一代人无以摆脱的生存焦虑加以深度的透视与表现。闫文盛的《只有大海苍茫如暮》一篇，看似展示的是一次看似寻常的相约出游活动，但在日常场景中所透露出的却是现代人一种精神上的茫然状态。杨凤喜《固若金汤》的故事起因，只是一把毫无来由的钥匙。但就是如此一把没有来由的钥匙，

却最终导致了人物的精神行为失常。以上种种,皆可以被看做是这一方面的切实例证。

第三,是文体上对于短篇小说的格外偏爱与坚守。重视短篇小说创作,是山西当代文学史一以贯之的一种文学传统。无论是赵树理和“山药蛋派”中的其他几位作家,抑或还是“晋军”中的李锐、张石山以及稍后一些的王祥夫、曹乃谦等,都在短篇小说的写作上表现不俗,颇有生发。值得肯定的一点是,到了这批新锐作家中,仍然有几位在孜孜不倦地致力于短篇小说的艺术探求。王保忠、杨遥、手指、杨凤喜、张乐朋、李心丽,这一方面的表现都特别抢眼。张乐朋的《快钱儿》意在展示矿工的不幸命运遭际。作家重点描写表现永年和镐头两位矿工对金钱的追求和对女人的饥渴。除此之外,他们的精神世界可谓一片荒凉,没有任何的亮光,看不到任何的希望。李心丽的《悬着的愿望》,由一个普通农户刘翠花一家关于住房的困境而最终切入到了关于乡村政治生态问题的思考之中,虽然只是一个短篇的有限篇幅,但作家的现实批判意识和人道悲悯情怀却都得到了强有力的凸显。尤其不容忽视的是,这些作家不仅坚守短篇阵地,而且在短篇这一特定文体的写作方面也有所探索。无论是对于生活横断面的巧妙切选,抑或还是对于更具艺术张力的现代心理结构的大胆实验,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切的印象。人们都说当下时代是一个长篇小说的时代。在一众作家都趋之若鹜地竞相创作长篇小说的时候,山西的这些新锐作家能够耐得

住寂寞,执着坚守短篇小说阵地,诚属难能可贵。

在充分肯定晋军新锐作家创作实绩的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他们的创作仍然难称完美,仍然有着进一步提升的思想艺术空间。当务之急,就是如何想方设法提高自己的思想能力,不仅要扎根于生活的厚土之中,而且还要能够以一种艺术的眼光对于生活有更深入透彻的理解和把握。“风物长宜放眼量”,真心希望这批新锐作家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能够以一种海纳百川的开放姿态,以他们更其丰硕的创作成果,使得山西“文学大省”的称号更加名实相符。

2014年8月

目 录

Contents

- 001 / 山西新锐作家创作实力的新展示
——序《晋军新方阵丛书》 张明旺
- 001 / 回乡偶书 HUIXIANGGUSHU
- 014 / 作家的没落 ZUOJIADEMOLUO
- 029 / 长相思 CHANGXIANGSI
- 051 / 在危崖上 ZAIWEIYASHANG
- 106 / 大人物 DARENWU
- 126 / 与房地产商谈判 YUFANGDICHANSHANGTANPAN
- 137 / 天作之合 TIANZUOZHICHE
- 153 / 逆光像 NIGUANGXIANG
- 167 / 牛首崖 NIUSHOUYA
- 192 / 分 居 FENJU
- 205 / 分手记 FENSHOUJI

220 / 邬村的青果 WUCUNDEQINGGUO

235 / 掌上的星光 ZHANGSHANGDEXINGGUANG

254 / 只有大海苍茫如暮 ZHIYOU DAHAICANGMANGRUMU

267 / 怕天黑 PATIANHEI

282 / 痴人妄想录 CHIRENWANGXIANGLU

HUIXIANGGUSHU

回乡偶书

我已经很少回故乡。今年以来,连回乡的梦都不做。但我偶尔会想想这事,于是不得不,给自己找好多托词,工作忙,路途远,生活不稳定,诸如此类。想过了,心有愧疚,但仍然不回。如此三年了。过年打个电话,爹爹和娘都很好。他们不想我,嘴上说的。可能会想,也可能,说不想就是不想。毕竟三年了。哥哥的两个孩子依次大了三岁,院子里的树木长了年轮,粗了,也壮了。再过三年,就可以放倒做寿材了。我在外面漂了三年,面有苍色,从一个毛头小伙,转眼将变成中年人了。二妮前年出嫁,她的丈夫三黄,婚后半年却死了。该死的车祸不只带走了三黄,还带走了他的小舅栓子。二妮就另嫁他人了。他们都是我的老朋友了。我在乡下房无一间,地无一垄,现在回去,连朋友也找不到了。爹爹来电催我返乡,我首先想到的就是,我的朋友都没了。都怪我走得太远了。

列车从村庄经过的时候,我看见了那些土围子。原以为再

也找不到它们了。三年前就开始被破坏,村人盖房建院,把好好的土围子拆得七零八落。先到县城下车,天色昏茫,云层压得很低,再坐公交车返回村庄。路过三黄的家时,院子里闪过一个熟悉的人影,我以为是二妮。定睛一看,却不是。是她的妹妹三妮。三妮也嫁过来了,丈夫是三黄家的老四。这一对双生,长得太像了。问起二妮近况,三妮犹豫了一下,说与那人合不来,又离了,现在到了县城,在火车站附近开个小饭店。我想起出车站的时候看到的那一片低云。二妮的饭店就立在那片云下面。我问三妮要了她姐的电话,给那边打过去,一阵响铃过后,却无人接。估计正忙着。她总是这么忙着。即使不忙,也可能不接电话,毕竟都三年了。如不是看到三妮,我都记不起二妮长什么样了。可三年前,我却是先从她的肚皮上离开,后来才奔赴京城的。

我走进自家院门时,天已经黑了。爹爹站在院子里咳嗽。他正担心我回不来了。火车晚点是常有的事,他咳嗽着向娘解释了一遍又一遍。所以当我出现在他面前时,他首先是诧异,然后才是惊喜。我估计,你还得两三个小时才能到家呢。我没有接腔,心里想的却是,爹爹真是见老了。他走路的姿势变了,不再是昂首阔步,原先挺直的身躯弯了下来,一米七五的身量,弯成了一只虾米。因为瘦,还因为一直劳作,所以他的步子还算是稳健的。娘就更显出年龄了。满头白发,步履已经蹒跚,因为气虚,走几步就得喘口气,又因为满肚子的委屈,说几句话就抹泪。我被她弄得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屋子呢,也一派疮痍。墙壁上都是大大小小的灰色斑点,是返碱所致。早该修葺一番了。爹爹的意思,是想连同院子一起整修。需要砌一圈院

墙。需要上一道街门。需要和村里沟通好，将院子再往外扩充一下。所以叫我回来，是觉得我在京城工作，多少有些面子，和村干部说得上话。

这一夜，我睡得很不踏实。梦中有一场大火，由我家墙角的柴禾引起，很快腾升空际，又有风助，便贯通天地，苍茫中一片火海。梦醒后才想起这场火并不是虚拟中的，是爹爹夜间确实说起过。并且据娘的判断，这火的由来很可怀疑，说不定有邻人纵火。我听了后沉默无言。这种受欺辱的感觉失却已久，是因为离乡而觉生疏了。我安慰了爹爹再安慰过娘，然后才洗脸洗脚，上炕睡觉。我很久才睡着。可同一盘炕上，爹爹和娘一直在嘀咕着什么，他们入睡更晚。四下里很静。我隐约听见老鼠咬噬木头的声音。月光透过半扇窗帘上方的窗口射进来，照亮了屋子里的陈设。那只遮挡下半边窗户的破旧窗帘，在我的眼中尤其显得简陋。然而这是爹爹和娘在这三年里所过的确定无疑的生活。再往前推三十年，也没有什么两样。这一年，爹爹六十八岁了，娘六十六岁。这大半生，他们的经历已经被缩写。结论就在这间屋子里，顶多再加上这没有围墙的院子。

第二天一早，我被手机吵醒了，原来夜里忘记关机了。二妮在电话里说她要来看我。这个电话让我激动起来，一时间有些忘形。爹爹和娘早起来了，在院子里做活，看到我急匆匆的样子，就有些疑惑。我来不及解释，只说了句“我去趟县城”就出了院子。在路上我给二妮打电话，要她回店里等我，可她说自己已经在路上了。我没有别的法子，只好呆呆地站在公路上等她。半小时后，二妮下了车。因为是冬季，她穿了很厚的衣服，看起来有些臃肿。除此之外，她还是老样子。可我想起我们

已经三年没有见面了,就有些忸怩,还因为站的时间久了,有些瑟缩。她看我一阵,取笑我说“成老头子了”。我冲她“嘿嘿嘿”笑了半天,然后才说起这几年来生活。说了一会儿,去县城的车来了,我们就又上车返回去。半小时后到了车站。不说去她的店里,直接去了她的住所。

二妮在床上有些放荡,不像前些年了,一味地推宕和退缩。毕竟是结过两次婚的人了。这么一想,我就觉得意兴萧索。二妮动着动着,感觉到了我的不快,就慢了下来。“嫌我了吧?嫌了就走人。”说完就冷了脸子穿衣服。我也没有阻止,一直看着她里里外外都穿戴齐整。然后她把我的衣物扔了过来。我没有搭理她,而是点了支烟抽起来。大概是我吞云吐雾的样子把她激怒了,她一把夺过我抽了半截的烟,扔到地上,还使劲地踩了两脚。我心里的怒火也腾地升上来,但转念间,被我硬生生地止住了。我拉了一下她的手,说:“还是个急脾气。”被她甩开了。“废话!”然后我就另点了一支烟给她。她犹豫着接了过去,烟味有些冲。她很快咳嗽起来。我又想起三年前,我离开的那一夜,我们也是在床上相对抽烟。抽完了各奔东西。她结婚嫁人。我去了北京。

我在京城三年,也没做成什么事,就是空耗时光。先是落脚在一家广告公司跑业务,跑了三个月才做成一单。把生活中的开消除开,不仅什么也落不下,反而略有亏欠。第四个月稍好,生活有了积余。但第五个月,公司就开不起工资了,半年后公司倒闭。我就转到现在的这家杂志社,做起平面设计的老本行。做了八个月我失去了耐心,因为我做的方案总被指手画脚说三道四,起先还归于自己水平低,后来一琢磨,觉得也是

上司过于严苛。幸好不久，杂志社人事变动，新换的上司可以合作了，才勉强撑了下来。但薪水颇低，仅够维持而已。却也不敢再跳槽了。因为年龄增长，积蓄寥寥，生活中纵有半点风险，也是抗不住的。至于男女情事，也便日渐荒疏，甚至淡漠了。若非见二妮，我简直都有些忘记世界上有女人这回事了。这样胡乱想来，心中有些沉重，又觉得糊涂，后来，竟然倚在二妮的胸口睡着了。

醒来时天已过午，我斜靠在床榻上，环视二妮的住所。很小的背阴的一个单间，外加更小的客厅，卫生间，厨房，虽逼仄局促，但却五脏俱全。二妮在厨房里煮着稠粥，我可以闻到黑米的甜香。三年过去，她竟然没有忘记我的口味，可见她是用心的。我是好这一口。但二妮不。她觉得黑米的形体就像老鼠屎。见我醒了，她过来说黑米粥做好了，稍凉一下就可以喝。我逮着这个空子，抬头看她一眼，内心里满是感喟。我们是高中同学。高三那年，在升学的压力中，我们初尝禁果，二妮有了身孕。那肚子里的孩子虽被打掉了，但毕竟影响了彼此的学业，之后不久，二妮落榜，我也发挥失常，只考上一所大专。我在省城就读的三年，与二妮的关系时断时续。尽管如此，还是有好多同学知道了我们的事。我试着找过二妮之外的女人，但是不成，连一次也不成。我总觉得是自己害苦了她。

可是，假如要我娶二妮为妻，也还是不成。大学毕业后，我们在省城同居了。但不到半年时间，就发生了多次危机。她总在猜忌我有别的女人，发作起来歇斯底里，而且总拿过往的事要挟我。所以半年后，我们就分开了。她没有离开省城，而是在外面与人合租房子，急三火四地换工作，一过多年。直到家里